讀風偶識

讀風偶識目錄

卷四

讀風偶識卷之一

大名崔述東壁稿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六經自秦火後漢初諸儒傳而習之遂大著於當世然自後漢之末下逮六朝初唐而經義之晦者亦復不少何以言之尚書伏生傳今文歐陽大小夏侯說之孔安國傳古文馬鄭注之自永嘉之亂今文亡而古文孤行晉宋之際遂有妄人僞作古文尚書及孔氏傳至唐用以取士而孔鄭之古本亡尚書之旨遂晦詩在漢初有魯申公齊轅固

生各以詩傳其弟子其先蓋皆本之於七十子雖不能無傳流之誤要大概爲近古其後燕韓嬰亦傳詩然其源流未必能逮齊魯之醇最後毛詩始出衛宏爲之作序多傅會於春秋傳文以欺當世否亦强爲之說而實以人與事學者不加細考以爲眞有所傳遂謂其書優於三家從而註之箋之由是毛詩盛行三家漸微逮於晉魏齊魯之詩遂亡韓詩亦不復行於世學者所見惟有毛詩遵而習之不復知有他說雖淹博好古之士皆以爲經之本旨固然

而詩之旨亦晦矣蓋嘗思之易道高深聖人猶欲假年以學之固非學者所能輕窺而春秋游夏莫贊一詞雖有左公羊穀梁三賢者爲之作傳而聖人之意究難窺測惟詩書與禮乃學者所可幾是以聖人以爲雅言然禮多係儀文之末且其殘缺太多不足盡先王之大經大法故惟詩書爲最要而皆爲漢末晉隋諸儒之所雜亂良可惜也良可歎也幸而論語一書明白易曉復有孟子一書以羽翼之何晏集解雖無所大發明而未嘗偏執一人之見趙岐

之解尤爲醇正及宋朱子爲作集註聖人之旨益顯學者賴之得以稍窺聖賢之藴然終不能不爲詩書惜也朱子雖作詩傳又命其門人蔡氏作書傳然皆未能盡駁詩序及僞孔傳之誤而世猶以朱子爲非非傳而從序者不可指數自余所見惟鄉野孤陋之士但知爲時藝者不與傳異同耳稍有學識則據序以議朱傳者十人而九余獨以爲朱傳誠有可議然其可議不在於駁序說者之多而在於從序說者之尚不少何則世所以信序者以其近古耳

齊魯韓毛均出於漢且三家俱在前何以此獨可信而彼皆可疑三家之書雖亡然見於漢人之所引述尚往往有之其說率與今之詩序互異如謂近古者皆可信則四家之說不應相悖相悖則必有不足信者矣豈非後世學者但見毛詩之序而遂不知其可疑耶朱子既以序為揣度附會矣自當盡本經文以正其失何以尚多依違於其舊說此余之所為朱子惜者也余之為考信錄凡詩書之文有關於帝王之事者既已逐時逐事而辨之矣顧二南既

不詳其時世而邶以下十二國風其事多在東遷以後是以罕有及者然亦往往於暇日就其所見筆而記之考信錄既成乃復綴輯而增廣之以拾其遺而補其缺竊謂經傳既遠時事難考寧可缺所不知無害於義故余於論詩但主於體會經文不敢以前人附會之說爲必然雖不盡合朱子之言然實本於朱子之意朱子復起未必遂以余言爲妄也嘉慶乙丑六月崔述識

余見世人讀詩當初學時即取詩柄選經文合讀之朱子

集傳略說本篇大意者俗謂之詩柄及長遂不復玩經文而但橫一詩柄於其胸中以爲足矣其聰明者則多厭舊喜新偶見衞宏詩序輒據以爲奇貨秘笈自謂曾見漢人之說宋人書不足復觀也於是序所言者必以爲是而朱子所言者必以爲非大抵今世之說詩者此兩端盡之矣余家舊藏有讀風臆評一冊刻本甚楷而精但有經文不載傳註其圈與批則別有硃印套板余年八九歲時見而悅之會　先大人有事不暇授余書余幼不記憶爲何事乃取此

冊擕向空屋中讀之雖不甚解其義而頗愛其抑揚宛轉若深有趣味者久之遂皆成誦至十歲後始閱朱子詩傳亦不知何爲詩柄又數年後始見詩序亦不知其可寶貴者何在以故余於國風惟知體會經文即詞以求其意如讀唐宋人詩然者了然絕無新舊漢宋之念存於胸中惟合於詩意者則從之不合者則違之但朱傳之合者多衛序之合者少耳嗟夫嗟夫安得世有篤信經文之人而與之暢論斯旨乎嘉慶丙寅十二月述

又識

通論詩序

一詩序乃後漢衛宏作唐人舊說以爲子夏毛公所作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陸氏云舊說起關雎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月風風也訖末名爲大序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此說非也何者史記作毛詩未出漢書始稱毛詩然無作序之文惟後漢書儒林傳稱謝曼卿善毛詩乃爲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則序爲宏所作顯然無疑其稱子

夏毛公作者特後人猜度言之非果有所據也記曰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今衛宏作詩序現有後漢書明文可據如謂爲子夏毛公所作則史漢傳記從無一言及之不知說者何以不從其有徵者而惟無徵之言之是從也

一孔子魯人也孔子旣沒七十子之徒相與教授於齊魯之間故漢初傳經者多齊魯之儒子夏雖嘗教授西河然究在魯爲多觀戴記所言多在魯之事而論語稱子

游譏子夏之門人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則子夏之
門人在魯者不乏矣齊魯既傳其詩亦必并傳其序何
以齊魯兩家之詩均不知有此序而獨趙人乃得之乎
蓋自毛公以後傳其說者遞相增益遞相附會宏闓之
於師遂取而著之序耳而後之人乃奉序爲不刊之典
其亦可嘆也夫
一以序爲子夏毛公所作固已不可信矣尤可怪者宋程
子以大序爲孔子所作小序爲當時國史所作夫論語

所載孔子論詩之言多矣若關雎章思無邪章誦詩三百以及興觀羣怨周南召南等章莫不言簡意該義深詞潔而詩序獨平衍淺弱雖有精粹之言亦多支蔓之語絕與論語之言不類豈得强屬之於孔子至於各篇之序失詩意者甚多其文亦殊不類三代之文況變風多在春秋之世當時王室微弱太史何嘗有至列國而採風者春秋經傳概可見也以爲太史所題誣矣嗟夫本草內經世以爲神農黃帝之所作矣六韜世以爲太

公之所作矣山海經明明載西漢之郡縣而公然以爲出於禹益月令明明載戰國之體度而公然以爲作自周公彼術數之徒淺學之士苟欲尊其所傳以欺當世亦不足多怪不料儒者而亦蹈是習也

一舊說以詩序風風也以下至關雎之義也止多通論全詩因目之爲大序爲子夏所作及朱子作傳從程子以爲孔子所作而以樂得淑女以下數言析哀樂淫傷爲四事且以傷爲傷善大失論語之旨遂割屬之小序而

斷自詩者志之所之至詩之至也爲大序余按詩序自
關雎后妃之德也以下句相承字相接豈得於中割取
數百言而以爲別出一手蓋關雎乃風詩之首故論關
雎而因及全詩而章末復由全詩歸於二南而仍結以
關雎章法井然首尾完密此固不容別分爲一篇也至
關雎麟趾之化鵲巢騶虞之德繫之召公明
明承上文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而言故用然則字爲
轉語若於詩之至也畫斷則此文上無所承而然則云

云者於文義不可通矣由是言之序不但非孔子子夏所作而亦原無大小之分皆後人自以意推度之耳

一舊說以逐篇序其義者爲小序鄭氏樵以首句爲大序下文所言爲小序程氏范氏則又以首句爲小序下文所言爲大序說皆與舊說異隋經籍志稱序爲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益說者因是遂以序之首句爲毛公所作或以爲太史所題而其下乃衛宏所續余按序之首句與下所言相爲首尾斷無止作一句之理至所云刺時刺亂者語意未畢尤不可無下文則其

出於一人之手無疑也況宏果續前人之序蔚宗豈得歸功於宏而謂今所傳者爲宏作乎然乃爲是說者無他皆由尊崇序說太過惟恐言爲宏作則人輕之而不深信而無如後漢書明明有宏作序之文故不得已而分屬之以發端首句爲太史毛公所作而其下文乃歸之宏以兩全之嗟夫古人已往不能起九京以自明一任後人欲屬之誰卽屬之誰耳此可爲長太息者也

一齊詩魯詩皆自漢初卽著於世魯固孔子所居齊亦魯

之毘鄰葢皆傳自七十子者書出既早則人見之者多而傳會較難且當漢初朝廷尚未敦崇經術則其說本於師傳者爲多其後經學益重諸家林立務期相勝傳其學者亦不能無傳會以逢時者然大要爲近古韓詩後起巳非齊魯之比毛詩之顯又在其後書出旣晩則師弟子私相授受雖多增其舊說傳以巳意世亦無從辨之况嬰燕人萇趙人亦不能逮齊魯閒聞見之眞也

一三家之詩雖不傳然見於漢人所引者尚多如以關雎

爲康王時詩以采薇爲懿王時詩以騶虞爲主鳥獸之官班氏以南仲爲宣王時人馬氏以出車爲宣王時事玩其詞意考其時勢皆得之則知齊魯之詩決有所傳非憑空妄撰者即賓之初筵以爲衛武公飲酒悔過之詩（韓詩云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亦未見其不如刺幽王之說也（毛詩序云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云云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毛詩之初亦必有所傳故栢舟淇澳皆深得詩人之旨但以其書晚出其徒之附會者過多雖無所傳者亦必揣度而爲之說

或強取傳記以實之而有所傳者亦必增飾其說別出新意以斬勝於三家是以其說乖謬特甚不知漢晉諸儒何以盡棄三家而獨取毛詩也

一詩序好強不知以爲知孔子之修春秋也特二百年前事耳史冊尚在然已不能盡知往往闕其所疑三百篇之詩經秦火以後豈能一一悉其本末故史記稱申公教無傳疑疑者則鈌不傳是當楚漢之際居於魯而得孔子之眞傳者已不能盡知也今毛公乃趙人作序者

在後漢之初乃能篇篇皆悉其爲某公之時某人之事其將誰欺然其失經意在此其能使諸儒信之不疑者亦在此何者彼以爲教無傳疑者必有所不知此言之歷歷者必其無所不知者也余有族人子聰穎而無學術一日有鄉人來以古事相質問不知也遂妄言之鄉人旣去乃謂余曰與鄉中愚人語不可言不知言不知則彼將輕我雖妄言之彼庸知其非乎彼見我言之鑿鑿惟有心悅誠服耳嗟夫申公詩不傳疑而先亡於酉

晉毛詩逐篇皆序其由垂二千年而莫敢議其失乃知
族人子之所見良是無怪乎元明諸儒之多以朱子詩
序辨說爲非也
一詩序好以詩爲刺時刺其君者無論其詞何如務委曲
而歸其故於所刺者夫詩生於情情生於境境有安危
亨困之殊情有喜怒哀樂之異豈刺時刺君之外遂無
可言之情乎且卽衰世亦何嘗無賢君賢士大夫在堯
舜之世亦有四凶殷商之末尚有三仁乃見有稱述頌

美之語必以爲陳古刺今然則文武成康以後更無一人可免於刺者矣況邶風之雄雉王風之君子于役皆其夫行役於外而其妻念之之詩初未嘗有怨君之意而以爲刺平王宣公抑何其煆煉也尤無理者鄭昭公忽雖非英主亦無失道而連篇累牘皆指以爲刺忽之詩其所關於名教者豈淺哉至宋朱子始駁其失然自朱子以後說者猶多曲爲序解以譏朱子之非吾不知其爲何故也

一詩序好取左傳之事附會之甚三家之詩其出也早左傳尚未甚行但本其師所傳爲說毛詩之出也晚左傳已行於世故得以取而牽合之然考傳所紀及詩所言往往有毫不相涉者伐鄭之役五日而還而强屬之居處喪馬之章宋襄之立衛在楚邱而猶欲以刀葦杭河而渡言仲則必爲祭仲言叔則必爲共叔亦有采而失其意者以寘周行爲官人斷章取義也而誤以爲閔使臣之勞以碩人篇證莊姜證其美也而誤以爲閔無子

之意蓋緣漢時風氣最好附會重黎也而以爲羲和太皡也而以爲包羲癸帝也而以爲神農以彼爲此比比皆然不之怪也漢書藝文志云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則是齊韓諸家已采左傳之事以附會之況於毛詩晚出作序者在後漢之初其取傳事以附會之更不待言漢末魏晉諸儒不加細核輒以爲其說有據遂篤信而不疑是詩序之失在附會

而其所以能使人信者亦在於附會也

一鄭氏樵云毛公之時左氏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毛氏之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余按左氏春秋在西漢時但未立學官耳張蒼賈誼皆傳左氏春秋不得謂之未出況毛公之詩傳之貫長卿長卿又從父貫公受左氏春秋長卿父子旣可以受左氏春秋安見毛公遂不見左氏春秋也且又安知非長卿取左傳之事以附會於詩篇而傳之日久遂以爲出於毛

公乎至於孟子儀禮亦非隱僻之書人所不能見者而序以昊天有成命為郊祀天地與國語之言正相左〈國語謂稱成王之德〉乃鄭氏反以為先與之合抑又誣矣又按鄭氏作詩辨妄痛斥序說乃不信毛詩者不知何以其言如此豈所傳異詞邪抑其說有初年晚年之別邪惜乎余之學淺居僻見書不多未能一一細考之也

一詩序好拘泥於篇次之先後篇在前者不問其詞何如必以為盛世之音篇在後者亦不問其詞何如必以為

衰世之音不知詩篇傳流日久豈能一一悉仍其原次卽如國風定之方中在載馳之前我送舅氏在黃鳥之後其顯然可見者安得篇次在前者皆以爲美在後者皆以爲刺詩乎如此說詩古人之受誣者多矣至若周頌二南尤非一世之詩乃定以二南爲文王世周頌爲周公詩雖其文之明言爲平王成王者亦必委曲而歸之於文武則是吾意所欲與者卽與之所欲奪者卽奪之在我而已古人夫何能爲謂白馬爲非白馬豈但戰

國横議之士能之乎哉

一以篇次論詩而不惟其詞是特世俗勢利之見耳京師鬻貨諸肆皆以字號爲高下其有敗業及歸里者則鬻其字號於人多者至數百金買貨者惟其字號不易則買之其貨之良苦不問也磁州産煙草楊氏之肆最著名余魏人皆往販其貨偶貨不能給則取他肆之貨印以楊氏之字號而與之販者不惜價食者無異言也夫以篇次論詩者亦若是而已矣余生平無他長惟以文

論文就事論事未嘗有人之見存焉奈何說詩而但以篇次爲高下乎吾不知世何爲而信之也

通論二南

周南召南二十五篇自鄭孔以來說詩者皆以爲在文王之世朱子集傳因之旣皆以爲文王時詩勢不得不以爲有正而無邪於是漢廣之游女行露之速訟摽梅之迨吉野有死麕之懷春皆訓以爲文王德化所被風俗之美余反覆熟玩之殊不其然關雎鵲巢等篇詞旣醇粹音復和平謂爲文王時詩可也然聖人德盛化深沒而民服其教或至百年本大戴禮稱黃帝語況歷武王以及成康重熙累洽久道

化成安在文王之世淳風美俗被絃歌者累累至武成康之世而遂絕嚮哉至衰廣行露以降則顯然不類盛世之事者甚多雖說者曲爲稱美終不免於瑕瑜互見謂其猶有先王之遺澤可也遂以此爲文王之德之化亦淺之乎論文王矣且二十五篇中文王太姒與凡文王同時之人未嘗一見所見者獨甘棠之召伯何彼襛矣之平王而此二人皆在武王以後孔子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然則其餘特不見其名無可考耳其必皆在成康以後

無疑矣大抵開國之初俗多渾樸人尚躬行故作者少而歷時浸久則散軼者亦多太平既久風會日開文章漸盛故作者衆而爲時尚近則湮沒者亦少此乃時勢之常百代所同固不獨周爲然也乃後之說者於此二篇必委曲遷就矯揉經文以求合於傳說卽有一二有識之士斷然以此二篇爲武王以後詩而其餘仍以爲文王時詩甚矣先入之言之中於人心者深也又按齊魯韓詩說關雎者皆謂在康王之世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况魯者孔

子所居其所傳爲近正而史稱申公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必非無據而云然者惟謂爲陳古刺今則篇中初無此意嘗是漢時其徒附會爲之朱子非之是也成康正當周道之隆必世後仁豈無君子豈無淑女而必以爲文王之世乃有之乎關雎苟在康王之世則葛覃以下亦必皆在康王以後矣餘各見本篇中

舊說文王徙都于豐分岐故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使周公爲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德化大成

於內而南方之國江沱汝漢之間莫不從化鄭孔朱傳略同至武王成王之世乃釆其詩被之管絃鄭箋以爲武王世朱傳以爲成王世即今周南召南是也余按詩書之文周公召公皆至武王之世始顯至成王之世始分陝而治於文王時初未嘗有所表見也周公文王子也召公之年當更少於周公當文王時懿親則有虢仲虢叔異姓大臣則有太顛散宜生閎夭南宮括雖太公之耆德元勲且不列於五人之數必無獨任周召分治內外而反不任舊臣之理況分故國之地不以

與諸弟諸大臣而獨賜二公乎詩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今按江漢汝墳皆非周地何以獨爲王者之風殷其靁稱南山之下何彼襛矣詠王姬之車明明周人所作不應反目爲諸侯之風也鄭氏蓋已覺其不合故改其說云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然漢廣汝墳之詩初不在鵲巢騶虞之上何所見此爲聖人之化而彼爲賢人之化乎朱子蓋又覺其不合故又改其說云

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然均之南國詩也何所見漢廣汝墳二篇之嘗雜之國中而殷其靁何彼襛矣周人之詩又何以反得之南國乎此無他皆由誤以二南爲文王時詩苦於其說難通故不得不展轉以曲爲之解耳不知周南召南原不以內外分而亦不在文王之世蓋成王之世周公與召公分治各采風謠以入樂章周公所采則謂之周南召公所采則謂之召南耳其後周公之子世爲周公召公之子世

爲召公蓋亦各率舊職而采其風是以昭穆以後下逮東遷之初詩皆有之由是言之二南不但非文王時詩而亦不盡係成康時詩矣

向來諸儒之所以務訓二南爲文王時詩者皆由不解風雅之分但見東遷以後雅音斷絕降爲王風因誤以雅爲天子之詩風爲侯國之詠遂謂克商以前詩爲二南克商以後詩爲二雅東遷以後詩爲王風故以二南爲必在文王之世耳不知風雅之分分於詩體不以天子與諸侯也

天子之畿未嘗無風諸侯之國亦間有雅故豳亦王國詩也乃不爲雅而爲風賓筵抑戒衛武公之詩而列於二雅蓋由西周盛時方尚大雅故風與小雅皆不甚流傳惟周南關雎之三召南鵲巢之三與麟趾騶虞及鹿鳴魚麗等篇乃燕射時所歌是以人皆習之而流傳於世此外或有一二傳者然亦僅矣其後大雅漸衰小雅始盛小雅又衰而風始著是以盛世之音少衰世之作多非天子之畿其詩皆當爲雅而不得爲風與南也且南者乃詩之一體序

以爲化自北而南亦非是江沱汝漢皆在岐周之東當云自西而東豈得云自北而南乎蓋其體本起於南方北人效之故名以南若漢人效楚詞之體亦名之爲楚詞者然故小雅云以雅以南自武王之世下逮東周其詩而雅也則列之於雅風也則列之於風南也則列之於南如是而已不以天子諸侯分也由是言之二南固不必在文王世也

朱子亦以二南爲文王時詩也又有故蓋儀禮鄉飲燕射

等篇有歌關雎葛覃卷耳及鵲巢采蘩采蘋之文而世儒
相傳以儀禮爲周公所作朱子信以爲然故謂此詩當在
周公前耳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
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又曰禮與其奢也寧儉今儀禮之
文繁甚而聘食之禮籩豆牢米之數又奢甚則其爲後進
之禮而非周公之制明矣襄王賜齊侯胙命無下拜齊侯
下拜登受是春秋以前君雖辭臣未有升而成拜者也至
孔子時始有升而成拜者故孔子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

泰也今儀禮君辭之後遂升成拜然則其書固在春秋後矣春秋之末家臣始有稱大夫爲公者至戰國初晉韓趙魏氏遂僭稱爲諸侯而仍朝於晉君魯之三家亦皆稱公今燕射之禮諸侯之臣有諸公若非作於戰國之世安有是稱由是言之儀禮必非周公所作明甚且邶鄘十二國皆非一時詩二南豈必皆一時詩哉儀禮所歌者惟關雎鵲巢數篇耳謂此數篇爲文王時詩尚無大失也因此數篇之故而并漢廣行露摽梅野有死麕等篇皆訓以爲文

王之化說有不可通則委曲以爲之解而詩人之意盡失矣

甚矣特識之難也世之論者惟其名而已矣今夫風雨之云胡不喜何異於菁莪隰桑之文即木瓜之永以爲好未必非溯游蒹葭之意而傳以爲淫奔無他爲其在鄭衛也摽梅之感時野有死麕之懷春明明非端人貞女之所爲而自毛鄭以來皆訓以爲文王之化風俗之美無他爲其在二南也四牡之行役出車采薇之伐戎何異於六月采

芑之詩乃在菁莪以後則以爲其人所自作在魚麗以前則以爲君上代敘其勞苦憂傷之情以勞之者詞同說異何以稱焉今試取六月采芑而以勞詩釋之何處見其不可者然則是論詩者不惟其詩而惟其正變也嗟夫天下事之不求其實而但狥其名者豈可勝道哉有生員以試五等降青衣每歲試提學者以其青也輒置之四等一日入試自改試卷上青爲增遂得二等則是試之優劣在增與青不在文也然此猶在場屋也茅坤以卯文名於舉業

最重唐荆川順之或取徐渭作僞稱順之以示坤坤卽書
其尾云非荆川不能爲此文既而知爲渭作乃取覆觀而
更書云固是傑搆惜後半稍弱耳然則以人論文雖名士
亦爲之矣然此猶論舉業也漢董仲舒疏論災異武帝下
羣臣議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由是下
仲舒吏然則漢儒之所尊信與所詆譏但覩其爲師所爲
與非師所爲初亦未嘗有眞是眞非矣然此猶論當時之
書也不意名儒之釋六經亦復如是然後知狥名定論乃

世之通情無古今無智愚賢不肖皆若是而已矣士之處貧賤而文不見重於世復何怪焉今世之士每稱人之諛富貴而毀貧賤者爲勢利然勢利之情豈獨在富貴貧賤間哉苟不察其實而但以名輕重之與世俗雖有清濁之分而其爲勢利則一也余嘗與諸同學論及場屋皆以場屋爲無憑也噫乎栗太初元日場屋雖無憑然尚微有憑若我與君之文猶可望萬一若居平出以示人誰其稱之然則糊名易書亦有不可廢者矣今欲讀詩必取三百篇

之次森亂之了無成見然後可以得詩人之旨故余之論詩惟其詩不惟其正與變嗟夫嗟夫此固未易為人道也

周南十有一篇

周南十有一篇關雎三篇立夫婦之準樛木兩篇通上下之情所謂家齊而後國治上下交而其志同者也非盛治之世烏能若是是以取之以冠全詩舊說以此五篇皆爲太姒之德然玩其詞意未見其必爲太姒者毛傳鄭箋亦但言爲后妃并未指爲何王之后在文王太姒之德固應如是即文王太姒之化亦當如是正不必定屬之太姒也所謂君子云者乃諸侯大夫之通稱而葛覃之刈卷耳之

采皆不似諸侯夫人事且關雎取興於河洲荇菜亦似臨
河近水之國岐陽少水多山距河絶遠風土殊不相類恐
未可直以爲太姒也朱子蓋亦覺其不合故訓河云北方
流水之通名然此乃近時之俚俗然耳三代以上不如是
也故今人稱河必加黄以别之經傳之文則但稱河於他
水亦皆稱爲某水恐不容藉此爲說詩者解也桃夭以下
五篇舊說亦以爲文王太姒之化然玩其詞意桃夭祝婦
宜家淳風未改爲盛世之詩無疑兔罝賢才在野已由盛

之衰矣至南有喬木見游女而思求遵彼汝墳憂王室之如燬顯然衰世之音然發乎情而能止乎義嗟其勞而復幸其邇先王之遺澤尚存也是以聖人猶有取焉由是言之周南固非一世之詩概訓以爲文王之化失之遠矣惟麟趾篇詠公族之美與關雎諸篇皆當爲盛世之詩乃反列於汝墳後者蓋因其詩別爲一體且取其與關雎相爲首尾之意也說並見各篇中

關雎

此篇毛鄭以爲后妃之德欲求淑女與其職事然首章明言淑女爲君子之好逑若以妾媵當之則稱名不正不可以爲訓朱子以爲欲求淑女以配君子而成內治其說當矣但以寤寐求之琴瑟友之者爲宮人則語意尚未合細玩此篇乃君子自求良配而他人代寫其哀樂之情耳蓋先儒誤以夫婦之情爲私是以曲爲之解不知情之所發五倫爲最五倫始於夫婦故十五國風中男女夫婦之言尤多其好德者則爲貞好色者則爲淫耳非夫婦之情卽

爲淫也魏文侯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上承宗廟下啟子孫如之何其可以苟如之何其可不慎重以求之也知好色之非義遂以夫婦之情爲諱并德亦不敢好過矣關雎三百篇之首故先取一好德思賢篤於伉儷者冠之以爲天下後世夫婦用情者之準不可謂夫之於婦不當爲之憂爲之樂也若夫婦不當爲之憂樂則五倫中亦不當有夫婦矣

窈窕淑女淑賢也善也窈窕洞穴之深曲者故字從穴後世

誤以爲美麗之稱　喻其深居幽邃而不輕得見也不好色而好德故無一言及於容色服飾之美婦當從人女貴自重故以深居幽邃貞靜自守爲賢夫婦之道不可苟焉而已故曰寤寐求之常女易得賢女難求深居幽邃之女尤不易知故有求之不得輾轉反側之思惟其求之也難則其得之也喜故有琴瑟之友鐘鼓之樂所謂陰陽和則萬物生夫婦和則家道成者也其取與於雎鳩者傳謂摯而有別是已其取與於荇菜者荇菜在水中潔而難取潔以喻女之貞

難取以喻女之難求蓋夫婦之道男先乎女此下兩篇皆
言婦德故冠之以此篇明女子之所以能盡婦職者由於
其夫之貴德求賢故也毛鄭但以爲后妃之德失其旨矣
關雎一篇言夫婦也即移之於用人亦無不可何者夫之
欲得賢女爲婦君之欲得賢士爲臣一也果賢女與必深
居簡出而不自炫耀果賢士與必安貧守分而不事干謁
非寤寐求之不能得也是以古之聖帝明王咨於岳稽於
衆或三聘於莘野或三顧於草廬與關雎之輾轉反側何

以異焉然及其既得則志同道合恭己無爲而庶績咸熙所謂琴瑟友之鐘鼓樂之者也故曰勞於求賢逸於得人豈不信與三百篇皆可作是觀故采蘩一詩言祭祀也而傳引之以美秦穆畢人之周惜乎後人之多爲序說所拘也

葛覃

此篇據毛鄭說以爲后妃在父母家女功之事言告言歸謂將嫁污私澣衣謂師氏告以適人之道既於文義牽

而與下歸寧父母之文亦相悖且謂葛施喻形體之長大葉萋喻容色之美盛其義尤爲不倫朱傳以爲絺綌既成告師氏使告於君子以將歸寧之意獨爲深得詩人之旨至所稱貴而能勤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語尤精切可謂善於說詩者矣然尚似有未盡焉者何者詩之爲體多重末章而前特爲原起此篇本爲歸寧而作然不遽言歸寧先言葛葉之生時鳥之變感物思親此其時矣然而絺綌未就婦功未成不敢歸

也待葛既盛製爲衣服婦功成矣夫家之事畢矣可以歸
矣而仍不遽歸也乃藉師氏以請於夫而云害澣害否猶
爲不敢必之詞焉其敬事而不敢顧其私尊夫而不敢擅
自主爲何如哉歸寧父母孝也人子之至情也猶不敢專
如此況其他乎若夫朱子所言固爲美德然富貴而勤儉
尚未足爲大節而歸寧父母亦女子之常惟是女子以夫
爲天義不當顧其私而後世婦人以恩勝義者多以義裁
恩者少至於歸寧視夫尤近時之敝俗是以關雎既得淑

女卽次之以此篇此乃婦德之第一義也

三代以上婦人罕有自尊者罕有敢自顧其私者雖至其

子之世猶然文嬴君母也其請三帥也詞甚婉先軫斥之

而不怒也成風僖公所生母也其請恤須句也詞甚正不

敢以其私親煩國人也其不然者惟晉悼夫人一人耳然

司馬侯歸田不盡亦無如之何城杞之役諸侯譏之不謂

乎公之善承親志也蓋緣先王以此等詩爲教耳濡目染

是以其時婦人習爲當然卽有一二欲易之者而男子亦

其以爲非勢不能行教之入人深矣後世婦人愛其母家卒甚於其夫家當其夫時且多專行而不顧者況其子之世乎豈非教廢於上則俗變於下哉此二南所以爲王化之基惜乎先儒之論皆未及乎此也故余略其小者弗論而取其大有關於名教者論之

卷耳

此篇據毛鄭說以爲求賢審官寘周行爲寘賢人於列位馬虺隤爲閔使臣之勤勞然以夫人而我其臣言太親狎

非別男女遠嫌疑之道兄牝雞之晨維家之索人君之職而夫人侵之如是豈可爲訓哉官人之說雖本之春秋傳然古人引詩多斷章取義不可執也傳美秦穆之用孟明而云于以采蘩于沼于沚豈采蘩一詩卽爲舉人之周者言之乎朱子以爲婦人念其君子者得之但以我爲自我其身則登高飲酒殊非婦德幽貞之道卽以爲託言而語亦不雅竊謂此六我字仍當指行人而言但非我其臣乃我其夫耳我其臣則不可我其夫則可尊之也親之也春

秋經傳於本國皆我之齊師伐我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是也寘彼周行即指所懷之人猶大東之言佻佻公子行彼周行也陟彼崔嵬我馬虺隤念道途之險阻行役之艱難也我姑酌彼金罍惟以不永懷愛之至故欲其自寬而不忍以燕好之情損其身也如是則於文爲順而於義亦爲長無錦衾角枕之思而但有夙夜風霜之慮是其情發乎正而不流於昵可以爲訓於後世矣是故二南之首以關雎者男先乎女之義也次以葛覃婦敬夫也又次以

卷耳婦愛夫也愛易而敬難故先敬而後愛能如是之敬愛其夫夫之所以寤寐求而琴瑟友也易傳所謂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者此也故古人以此爲燕射房中之樂而不爲二南如正墻面也然要之均不似后妃事也

樛木 螽斯

序及朱傳皆以樛木爲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螽斯爲后妃不妬忌而子孫衆多余按螽斯之旨當如序傳所

云若樛木則未有以見其必爲女子而非男子也玩其詞
意頗與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之詩相類或爲羣臣頌禱其
君亦未可知要之此二詩者皆上惠恤其下而下愛敬其
上之詩文王太姒之德固當如是卽被文王太姒之化及
沐其遺澤者亦當有之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
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况周三分有二文王
太姒之化如風行草偃者哉故讀此詩者觀其上下一體
誠意相孚恍然猶見盛世之風熙皞之象於以知文王太

姒之化之神且遠正不必定屬之文王太姒而後見其美也朱子辨柏舟篇序云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時世名氏不可以强而推至哉斯言可謂善於讀詩者矣獨於關雎以下五篇而必屬之文王太姒者何哉余從朱子之意是以不敢盡從朱子之言說並見前篇首周南條下

桃夭

此篇語意平平無奇然細思之殊覺古初風俗之美何者婚娶之事流俗之所豔稱爲壻黨者多以婦之族姓顏色

爲貴而誇示之碩人之詩是也爲婦黨者多以壻之富盛安樂爲美而矜言之韓奕之詩是也俗情類然蓋雖賢者有不免焉今此詩都無所道祇欲其宜家室宜家人其意以爲婦能順於夫孝於舅姑和於姒娌卽爲至貴至美此外都可不論是以無一言及於紛華靡麗者非風俗之美安能如是第謂其婚姻以時猶恐未盡此詩之旨也

兔罝

此篇據春秋傳郤至之言以公侯干城爲盛世事公侯腹

心爲衰世事序及朱傳則皆以爲化行俗美賢才衆多故詩人美之余玩其詞似有惋惜之意殊不類盛世之音何者世之盛也公侯皆汲汲以求賢卿大夫咸搜剔巖穴以充百職事朝旣不聞倖位野安得有遺才太平日久上下恬熙始不復以進賢爲事是以世胄常躡高位而寒畯苦無進身之階文士或間一遇時而武夫尤難以逄世以故詩人惜之曰此林中之施兎罝者其才皆公侯之干城公侯之腹心也惋惜之情顯然言外不然旣足爲干城爲腹

心矣何以爲公侯者猶聽其託跡於中林寄情於兎罝哉以一篇兩屬之固非是即以爲俗美賢多亦恐未合詩人之語氣也

兎罝一篇乃由盛而之衰之詩蓋盛則賢才聚於廊廟干城腹心之材不棄於中逵中林之地衰則風俗日偷人材漸少中逵中林之地亦罕有干城腹心之材惟盛之後衰之初卿大夫世祿者多不必皆有才能而在下之美俗滇風尚未大變是以畎畝之閒往往有奇才可寄爪牙者於

斯時而采人爲振作之久之而風俗遂日敝關雎桃夭之
化遂變而爲喬木游女之風君子於此可以觀世變焉故
孔子曰詩可以觀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亦奚以
爲豈不信哉豈不信哉

芣苢

此篇序云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傳云芣苢
馬舃馬舃車前也宜懷妊焉余按藥之治難產者甚多不
必其車前也自漢以來婦人無不樂有子者亦不必其文

王時也朱子以爲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

此芣苢於理爲近然婦人挑菜乃田間常事豈必化行俗

美而後然哉余謂此詩詞意必有所謂後世失其旨耳昔

唐武氏生四子已殺其長子宏復欲殺其次子賢賢作黃

臺瓜詞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

瓜稀三摘猶自可四摘抱蔓歸其後肅宗信讒殺其子倓

代宗時爲太子憂危之甚李泌乃爲帝誦此詞由是代宗

得以不廢豈非其詩之足以感人哉然苟不知其旨則亦

淡而無味瓜好瓜稀何殊里巷之俗談耶桑苢之詩與此

正同既莫知其事跡故不得其解耳然反復諷誦之刚於

事勢亦有足興感者斷章取義亦足以資語言正不必曲

爲之說也

漢廣

此篇序云文王之道被於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

犯禮求而不可得也朱傳亦云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

於江漢之閒而有以變其淫亂之俗故其出游之女人望

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矣余按女子處於閨中正也不得已而出饁彼南畝可也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可也女而游其俗固已敝矣男子見之賤之可也置不爲意可也從而愛之慕之則俗之敝爲尤甚以是爲端莊靜一彼不游者又何以名之以是爲聖人之化豈聖人之化但能使之不可求而不能使之不游不能使之不愛慕乎蓋此詩乃周衰時作雖不能閑於禮而尚未敢大潰其防猶有先王之遺澤焉以爲文王之世失之遠矣江去

周都千數百里漢亦將及千里謂由近而遠先及於江漢
之間亦誤
汝墳
此篇序云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
勉之以正也朱傳云汝墳之人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其
家人見其勤苦而勞之王室指紂所都也父母指文王也
余按伐枚伐肄皆非婦人之事而惄如調飢不我遐棄之
語亦不類妻之施於夫者車鄰之見君子傳以爲君矣菁

莪之見君子傳以爲賓客矣何所見此見君子之必爲其夫而非他人者况久別重逢方深忻慰易妻薄俗寧至關懷亦不應以不遐棄爲幸也湯誓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牧誓曰俾暴虐於百姓以姦宄於商邑則是桀紂之暴原不行於畿外詩人何必代爲之憂而汝之距豐千有餘里亦無緣謂之孔邇也且前兩章方言其大夫末章忽置其夫不言而言文王與紂前後語意毫不相貫古人寧有此文法乎細玩此詩詞意與序傳所言了不

相似竊意此乃東遷後詩王室如燬即指驪山亂亡之事父母孔邇即承上章君子而言汝水之源在周東都畿內蓋畿內之大夫有惠於其民者其民愛而慕之以其仕於王朝故未得見周室既東大夫避亂而歸其邑而後民得見之故傷王室之如燬而轉幸父母之孔邇也如此似於文義較順而章法亦相貫姑識其說如右

麟趾

麟趾一篇序說略得大意而以公子屬之衰世則非是此

篇極言仁厚之德浹於子姓非極盛之世不能安得反謂之衰其所云無犯非禮者語亦殊淺惟朱傳稱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其言深得詩人之旨但未必在文王時耳此詩措語不多而贊美之意溢於言表畧與召南騶虞相類而章末皆以吁嗟結之有一唱三嘆之音在詩中別爲一體故皆附於二南之後亦取其與關雎鵲巢相爲首尾之意彼王化之基此王道之成所謂金聲而玉振之也

讀風偶識卷之一終

道光四年東陽署中刻